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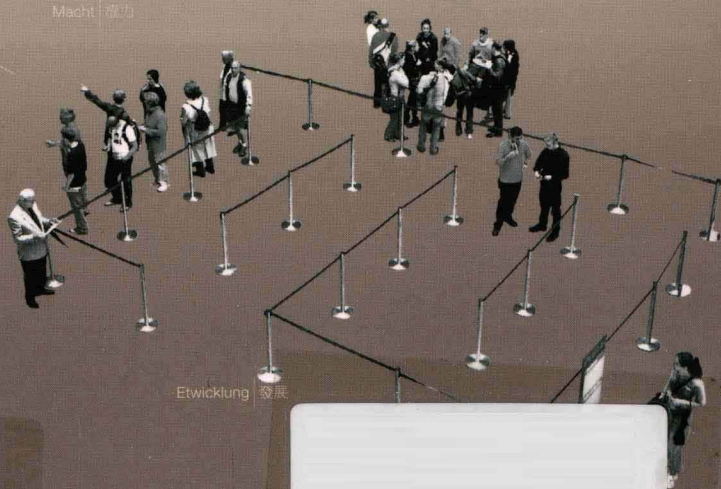
Norbert Elias  
Was ist Soziologie?

國立編譯館 主譯  
鄭義愷 譯

# 什麼是社會學

Geflechte, Verflechtung | 交織化 / 交織化結構

Macht | 權力



Entwicklung | 發展

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合作翻譯發行

SOC014

# 什麼是社會學

Norbert Elias  
**Was ist Soziologie?**

國立編譯館 主譯  
鄭義愷 翻譯

2007年12月出版

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合作翻譯發行

Deutsche Originalausgabe erschienen bei Juventa Verlag GmbH,  
Weinheim und München Copyright © 2000 Juventa Verlag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7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什麼是社會學

WAS IST SOZIOLOGI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什麼是社會學 愛里亞斯 (Norbert Elias)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 鄭義愷 譯。 一版。—台北市：群學，2007.12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 <i>Was Ist Soziologie?</i> ISBN 978-986-84054-2-4 (平裝) 1. 社會學 540	96025517
--	----------

原 著 — 愛里亞斯 (Norbert Elias)  
主譯者 — 國立編譯館 譯 者 — 鄭義愷  
總編輯 — 劉鈞佑  
編 輯 — 李怡慧  
發行人 — 劉鈞佑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

網址：<http://www.nict.gov.tw>

本書保有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02)3322-5558

出版者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2室

電 話 — 02-2370-2123 傳 真 — 02-2370-2232

網 址 — <http://www.socio.com.tw/>

電 郵 — [socialsp@seed.net.tw](mailto:socialsp@seed.net.tw)

信 箱 — 台北郵政 39-1195 號信箱

郵 撥 — 19269524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 — Wang Sean 印 刷 — 權森印刷事業社

本書由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ISBN-978-986-84054-2-4

GPN-1009604403

NT\$320

一版一印 — 2007/12

一版二印 — 2009/02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導讀 / 李松根

大概要到1969年，愛里亞斯 (Norbert Elias) 偷渡到荷蘭後，他的科學認識才能發揚光大——就如同伽利略一樣。歐洲社會學界也要到1969年，從荷蘭才開始注意到這一位與韋伯 (Max Weber)、卡爾·曼海姆 (Karl Mannheim) 同等級的大社會學家，也方才有一些社會學者認真去探討Elias過程社群組構理論 (process and figuration theory) 與文明進程理論，審慎卻逐漸的看到，他的長程性社會發展視野，對於二十世紀社會學的研究與發展，開啟了什麼樣的可能性。

其實Elias早於二戰前的1939年，就在瑞士的巴賽爾 (Basel) 出版了鉅著《文明進程理論》(Ue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當時卻沒有賣出任何一冊。一直要到1970年出版了《什麼是社會學》，才以73歲高齡，開始在社會學社群扮演一個角色。而台灣，甚至必須要到2008年才能夠將之翻譯出版。

1969年的歐洲，學生運動與反美國帝國主義風起雲湧。反越戰運動，結合了反父權，如火如荼在歐洲展開，世代認同的危機逐漸爆發。戰後西歐國家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奇蹟做為國族認同之符碼，當時歐洲的青年學子開始對之反思並以旋風式的社會運動，抗議示威，表達自己的存在，開啟了戰後反權威與反國家機器體制的契機。沉浸於示威熱情的年青學子，甚至以中國文化大革命為其行動的註腳，但在激情過後，逐漸又對於他們共同行動的目的與價值感到茫然，開始詢問：「我們要往何處去？社會要往何處發展？」。以往的社會理論逐漸失去信服力，然而Elias的理論，就像無知的海洋中，一座可以賴知識以落腳的島嶼 (Insel des Wissens im Ozean des Unwissens)，從而開始由荷蘭向世界蔓延。Elias的理論，像塵封已久的古物，忽然重見天日。因為此一遲來的肯定，Elias給人的印象，好似他從開始就這麼老一樣。有

人也許要為他抱屈，但他自己卻覺得，他的過程與組構理論 (prozess-und figurationstheorie) 要落實於社會實踐與社會學理，也許還太早了。

## 太遲了或者還太早

哥白尼的日心說完全的改寫了以前的天文宇宙觀，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發現，直接衝擊西方基督教聖經所憑依的地球為中心的宗教意識型態。Elias自己也感知到他的理論將會衝擊世紀末的社會學感知，此一顧慮就表達在他的知識社會學 (Wissenssoziologie) 論述當中。從自我為中心跳躍到社群組構的社會圖形，解構了現階段社會學的核心組構，超越了現代社會學的感知與表達範圍，所面臨的阻力自是無以倫比。因此他說，他的理論對人類當代社會，來到的或許還太早。

## 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要靠驗證

Elias治理科學的態度極為嚴謹，不僅驗證自己的理論與社會真實是否吻合，也探討著其他社會理論的實證性。就驗證而言，他的理論遙遙呼應150年前發明「社會學」的孔德的實證哲學主張。在《什麼是社會學》的第一章，他重新為孔德平反，指出了實證主義哲學，並不如後人所強調的，是主張觀察優先於理論。理論作為「綜合」(synthesis)，就像是地圖一般，抽象的指示著實際地景的所在，透過實際地景的勘查，如果發現有差異，就要以所發現的差異來修改地圖。理論與實踐是相互為驗證的過程，而這才是孔德所主張的實證主義。此一態度，是Elias所強調的社

會科學能夠相對自主的科學價值。因為可以透過觀察來驗證，所以「社會發展」也就必須要能被觀察與驗證，此一驗證的態度，當然就無法容忍族群主觀價值，意識型態所左右的社會異質性的科學觀。對Elias來說，西方從啟蒙時期傳承而來的個人式的理性觀，從《純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到「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兒，一直到近代的理論家Karl Popper都是他點名批判的對象。「社會發展」理論中，從西方人文傳統發展而來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在此也都必須經過嚴苛的檢驗。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他才說，要落實他的理論還太早。

另外，用他自己的語言來陳述，為什麼說還太早的原因在於他的理論會衝撞到現有各種理論，包括以物質為基礎的馬克思及後馬克思學者的政治經濟學論述：以社會優先，而社會植基於物質基礎，作為下層建築優先於上層建築的對立辯證。Elias所論述的社會組構，可以因社會發展階段而產生形式差異，而此一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形式與樣態的差異，會造成彼此的權力落差，在權力落差產生與平衡過程中，權力流動所引發的族群認同問題與危機，造成了人類歷史上各種大型的族群鬥爭與戰爭，在在證明了那過於固著以物質為權力唯一基礎的社會學論述的闕失。

現代社會問題意識之父——涂爾幹，在面對其時代逐漸升高的自殺率而提出「失序」的命題，從Elias的理論來看，也暴露出涂爾幹高道德式知識族群對社會問題的感知方式。Elias指出，涂爾幹透過其對工業文明社會問題的解析，投射了他作為知識族群對未來社會發展的絕望。此外，根據Elias的解析，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的結構功能論，也暗含了對「永恆不變」的價值投射，對所有變動懷著恐懼。而韋伯的行動理論，從Elias個人與社會相互依賴的角度來看，不啻是「雨天打傘，是某個個人行

為」，如果社會行為全然可以從個人行為解釋，那就像一首德國打油詩所說的：「一個膝蓋走天下，走遍全天下，最終還是一個膝蓋」。對Elias來說，雨天打傘，是個人行為也是社會行為，蓋房子需要磚塊，但是要瞭解房子，卻不能從一個磚塊瞭解起，韋伯社會學理中的個人理性觀，暗示也明示了德國自由派的精神與意識型態。

## 科學時代從前科學時代發展而來

二十世紀社會發展學理論，不論以個人為優先的自由主義，或以社會為優先的社會主義，都無法擺脫西方人文社會思想潮流中的二元對立傳統。從此一對立傳統衍生的社會學學理與主張，其單元線性決定的屬性，及其語言生產與表達的方式，都與Elias社會組構理論中，個人與社會相互依賴的社會圖形格格不入。根據Elias社會組構理論，社會是由個人組成，但組成的社會不可以化約回到個人來解釋，社會既不是個人的堆積，也不是由非人的力量驅使，而造成某種社會、階層有某種意識型態，國家不是機器，機器不會不由自主做權力階級的工具。

Elias的知識社會學不認為人類的理性可以做為科學思維的基礎。從其所強調的長程性發展的角度來看，沒有中世紀的神學，人類是無法轉換到當代的科學思維的。換句話說，意識型態的思維方式，是科學時代思維的前階段，而科學時代也必須從前科學時代的條件中發展而來。意識型態批判，只是一條通往社會科學、社會理論的過程，而不是終點。Elias以社會發展穿越當代二元對立的傳統，以文明的發展跨越現階段社會發展的困境，他所要馴化的其實是人類彼此對待的態度。特別是，當知識份子以其族群認同/我族

圖形為中心，以其全能優越的信仰，不留情面為其所謂真理而戰之際，其所認定的價值，不論是否為知識還是意識型態，如果以不文明的行為舉止，惡言相向，要馴化的其實就是人。

## 社會功能民主化

人類追求民主與人權，透過共同行動而獲得成果。但從長程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人民共同追求而產生的行動只是造成民主的條件之一。Elias特別強調的社會發展，所探討的不是政治學上民主的價值如何的重要，他所謂的功能民主化探討的是長程性相互依賴社會結構權力消長的問題。功能民主化過程，以連續發展為基礎，長程性的國家傳統為其歷史傳承，社會內部新興上揚階級團體與原先高權下降階級團體之間，憑藉其文化傳統做社會轉型。而不連續發展的國家，缺乏鞏固的社會文化作為上揚階級與下降階級的轉折緩衝，社會內部在權力消長的過程中，便會爆發出許多的社會問題。台灣的社會發展就屬於後者。當台灣社會從權威體制之中解放出來，曾經是低權的人民，突然有了權力，但是卻沒有高控制度的行為舉止去承載到來的權力。舉凡交通問題，環保問題，婦女問題，弱勢族群的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在在都呈顯了社會功能民主化的病徵。過去威權社會的他律制約，如何轉換成為自律制約，也許是一條社會發展值得研究的道路。

## 社會發展的展望

至少有兩個展望是社會發展必須要進行的。一為相互依賴的社會大眾如何能夠整合成為有共同生活規範的人民，有著相對自



主的自律與他律制約。另外則為知識份子如何跳脫現階段的二元對立的社會觀。如若社會發展是共同的未來，知識族群對話與溝通的基礎就在於此一共同的圖形上。從上世紀以來社會集體行動所造成的不安，深深的影響著，一個共同社會發展圖形的描繪。知識份子似乎得到了一種恐懼症，害怕那極端的國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或集權主義會因此而復活。而Elias研究的「社會集體制約」觀念，似乎會造成威權幽靈的再生。另外，Elias的理論因為論述權力，所以就容易被貼上與權力掛勾的標籤。然而人類的社會，其實一直是使用權力的社會，權力關係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不去觀察權力事實的存在，就無法改變權力誤用的事實。社會發展不是朝向一個形而上學的天堂，而是發展出可以調節人類彼此共同生活、有生命意義的社會行為與社會語言。

## 譯序 / 鄭義愷

翻譯者在兩種意義上是原著的第一手傳遞者：與一般學者不同，他呈現給讀者的主要成果乃是原文的譯文，而非對原著或作者思想的簡介、摘引、消化或解釋、闡述；為了作到這一點，譯者仍需對原文的文字(遣詞、風格、規律)有所把握，並能恰切領會其內容。但讀者得見的乃是前者，後者乃更為間接而隱約。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接下了翻譯此書的工作，而本序所傳遞的訊息不過就是因著這機會而生的一些想法。這裡不談Elias在書中提出並在其它作品中運用過的關鍵概念：形構、民主化、對自我的控制(文明化)、權力、發展等 Elias自己談得夠多了。我在意的是某些還沒說清楚又似乎必須說清楚的什麼。

在此我還願附帶一提：本書書名看似簡單，彷彿是淺介社會學的入門書籍，其內容卻非如此。它表明了Elias在社會學中的個人研究摸索所帶來的反省，是他在實際研究過許多具體問題後的晚年才發表的，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課題反思後的小小總結。適合閱讀此書的乃是高年級或研究所的社會、歷史、政治科系學生，或任何有一定水平社會學知識的人。Elias的論述雖清晰，卻不能毫無準備地接近它。

### 實證論的科學哲學

Elias在書中談及孔德的實證主義時，以如下定義為孔德開脫「實證」的污名：嚴格地、單方面地從經驗資料的積累來建立、完善我們的理論，才是實證。據此，孔德對於理論、經驗相互反饋的洞察實乃「科學的」，而非「實證的」。這一定義其實令人迷惑，因為無論是孔德的「科學」還是Elias所定義的「實證」，都

不容許在理論之前出現的前理解「扭曲」經驗資料的「事實」，儘管前者也許容許前理解「介入」認識事實的過程並對資料有所「渲染」。無論你要稱它為「科學」還是「實證」，Elias的科學跟素樸的實證論兩者都想要排除在確立事實過程中的價值判斷，也就是兩者都隱然肯定了事實/價值在概念上的區別。

這一區別在哲學史上本已存在，最有名的即是休謨 (David Hume) 對實然 / 應然的區分。這意味著，以科學社會學取代科學哲學 (或「社會學的認識論取代哲學的認識論」) 仍然是某種科學哲學—它是將實證論科學哲學對於科學研究的最後規範性拿掉並以其精神施於自身的結果。至少就我所見，本書末章關於因果必然性的討論乃是對於波普 (Karl Popper) 科學哲學因果性問題的重述，而第一章提出的研究取向，則是沿著孔恩 (Thomas Kuhn)、費若本 (Paul Feyerabend) 的科學哲學見解所進行的深化。易言之，Elias 所反對的不是哲學，而只是某種哲學—那種想要不基於事實而建立起規範或標準的方法。依照Elias 的看法，在我們還不知道事實如何之前，我們就算知道規範為何，也還是沒有著手之處—若是不懂現實社會的運作，規範的生硬套用就可能弄巧成拙。

不管事實 / 價值的區分在思想上是否有困難，至少可以說：由於對觀察進行反思性的觀察本身並不能證成觀察的價值，對於社會進行科學的、客觀的探究就將由下列命題來證成其價值：客觀知識才能 (相對於神話或默觀知識) 提升人對「世界」的控制。這意味著對於價值的沈默呼應著兩個價值命題：價值是屬人的現象，現實、自然、世界「本身」並沒有價值，且自然之運作不時悖逆於吾人之意願和需求(A. 自然與人相異化的命題)，也正是因

此它們必須被「控制」才足以滿足吾人；B. 民主的價值被暗暗認可：但這裡「民主」並不只有政治立場上的意涵，而內化成為探究社會的基本原則—依照本書第二章的內容來看，民主化意味著權力關係的均化，而第三章的賽局論分析則指出，權力關係越是均化，賽局過程也就更加複雜—很顯然，過程越是複雜，Elias 的「形態」或「形構」作為社會科學方法的另一種可能性所具有的說服力也就越高。

## 民主

民主價值還以如下幾種方式與Elias 的觀點相互強化。由於民主精神意味著對任何人的可能生活方式不分高下貴賤的消極認可，傳統以政治實體為分析核心的社會科學即顯出其偏狹。再者，既然不是所有可能的生活方式都能安然無事地共存，民主精神與Elias的社會科學最終都尋求一種規範人際和自我的最低規範，儘管一名思想家(如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 可能是以論理的方式尋求靜態的「法」，而Elias 則以某種社會工程的態度尋求某種奠基於事實並在過程中動態地變化的「法則」。第三，社會複雜度的提升也反映於知識上：個人的貢獻相對渺小，因此即便是一門「學問之學」的建立也需一群專家之功方能成事—「合作」的必要性令獨力成就社會理論體系的英雄行徑益發可疑如西西弗斯。最後，既然生活方式的質性差異被存而不論，「發展」的概念即中立化為量的差異：控制之提升、相互依賴鍊的加長、制度的不透明化。藉由對於後兩者的洞察，Elias 的社會學本身將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環，並從而有助於前者所設定的目標。

書中尚未解決兩個問題。首先，如果經由社會學的研究才能洞察到讓我們足以有效改善世界的事實，那麼社會學家如何傳播他們的成果給眾人呢？若以本書導論提到的冷戰模式為例，吾人的問題是，一名洞察到此等權力平衡之惡性循環的社會學家，究竟是要當統治者的國策顧問，還是時論的批評寫手，或是動員群眾改變這一權力平衡的運動家？在這裡若回答Elias 將社會學家定位在觀察者，因此這一問題不成問題，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因為Elias 既然聲稱社會學知識比神話知識更能提升人的控制，我們就得詢問從「社會學知識」到「實際的控制之提升」中間的環節為何？<sup>1</sup>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真的是想要這樣的「控制」嗎？筆者的意思是，現代科學/科技的發展已如此深入吾人日常生活之肌理，而常識中關於善/惡的理解都由於一種消弭「意圖」的態勢（比方說對於謀殺者的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解釋就有一種將譴責轉為同情的傾向）而越趨貧弱。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與伊凡，都恐懼並厭惡著「如水晶宮般完美無罪惡的社會」，這可說是對於這種「科學化態勢」的情緒性反應；而盧梭所設想的公民宗教則至少從反面點出，控制是有意圖地去影響無意圖的過程，從而遲早將對自身成為問題。歸根結柢，社會科學既然是研究人，人在科學出現之前所帶有的看法、觀點、價值感、品味就與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帶有某種曖昧、落差、有時還是貌合神離的關係。

---

1 這一問題即便不考慮社會學家的「實踐」，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觀察思想如何去影響（有時甚至是塑造）現實。此外，筆者目前正在著手翻譯的《臨終者的孤寂》（將由群學出版）就表明了，Elias 不只對於分析「現代社會死亡現象」有興趣，他也對於改變現狀有所期待—他自己都以這本小書證明了，他所謂「社會學家不該考慮社會應該如何運作」只有在理論探究的階段是有效的，而理論探究告一段落時勢必就有實踐問題。

## 常識

若要盡可能地用最簡單的話說，社會理論與常識之間的關係就是，社會理論必須回答（或安撫）下面的質疑：「我可以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世界不是一組一組的權力關係，也不是多層次的生物性、心理性、情緒性的連帶；只有在帶著人道主義的想像中或是身體所能觸及的小小困厄中，我才對陌生人懷有情感；以權力來看待我與我孩子的關係也許有其啟發性，但只有在他長大後對我惡言相向而我又垂垂老矣無力反擊時我才意識到我倆間的權力現實。許多人也許可以理解社會理論，然而當他們透過社會理論來看世界時，有時會感到世界變得陌生，偶爾還會覺得，從這種角度出發看世界根本不可接受。我們的常識中有許多的範疇來面對或安頓我們與世界的關係，而社會理論作為對於人、對於社會的觀察，則有另外一些適於在科學上進行處理的範疇。而「適於安頓的」跟「適於科學上處理的」是兩個內涵截然不同的標準，因此兩種認識中的範疇就不可避免有齟齬的可能。是故，任何社會理論如果聲稱自己具有科學性、客觀性、以對象為取向的時候（Elias 正是在書中聲稱這三點），那麼它就至少需要作到兩件事。首先，它發明的概念（無論是生造的還是對於常見用語的轉化）在現實的客觀對象中需有所對應（概念符應現實的理想）。再者，它還必須能夠運用這些概念來解釋，為什麼我們在非常識的世界中從未想到要用這些概念來解釋、理解、看待社會？Elias 對這個問題的處理相當值得細想。

他在本書一開頭亮出的兩幅圖片就表明了社會理論在社會中的曖昧地位：傳統對社會那種以個人為中心的理解方式也許跟常識的理解比較相近，在科學上卻不堪一擊；Elias 自己的形構模型

也許在學問上更有說服力，卻更需要回頭包容或進一步將常識的理解給解釋掉。他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一方面是避免生造新詞的學院取向，而盡量從日常生活的用語中汲取可能的理論資源；另一方面（這自然是前一種態度的成果之一）他提倡將社會科學中那些去人格化的概念重新和人聯結起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懂得要從他人的觀點來看事情，懂得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了；Elias同樣地，出於社會學家理解社會的渴望，提出將「人稱代名詞詞組」當作形構研究中的一個參考框架—因為「旁觀」也不過只是代名詞中的「它」觀點而已。從「人稱代名詞詞組」作為參考框架出發，在筆者看來極具理論潛力：以此作為起點，我們才能意識到常識和理論的落差，「理論」同其所觀察的「社會中人」也才有可能溝通對話；社會理論家作為「理論人」也才不會在概念中喪失自身「社會中人」的面向；也因此才有一個好的路標，指引我們去關心那些真正該被關心的問題，而不會造成「為求知而求知」的迷途。

## 小結

Elias社會學的證成，端賴自然人社會關係的特定命題：科學/科技乃是人操縱自然以滿足自身的生物/心理/社會需求的有效手段；它已然「發展」到如此地步，以至於某種二階觀察（即本書的社會學）有必要出現，來審視這一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另外，形構與賽局分析對於多元觀點的考慮，必將導致對於Elias所提出「控制三要素」的關係有所修正或再推敲（這點只在本文中隱約有所暗示；更為深入的探討則有待它日為之）。

# 目次

導讀 / 李松根 v

譯序 / 鄭義愷 xi

原編者前言 001

作者序 002

導論 003 - 028

## 第一章：社會學——孔德所設定的問題 029 - 052

037 從哲學的認識論到社會學的認識論

038 從非科學的認識到科學的認識

042 對科學的科學式研究

047 社會學作為相對自主的科學

050 科學專科化的問題

## 第二章：社會學家作為獵殺神話者 053 - 078

## 第三章：賽局模型 079 - 120

086 前賽局：一個未規範化的交織化模型

090 賽局模型：各種規範化的交織化模型

## 第四章：人類社會的普遍特質 121 - 164

123 人類天生的可變性作為社會不變項



- 132 新的思想工具和語言工具的必要性
- 137 對社會學中各種「範疇」的批判
- 150 代名詞詞組作為形態模型
- 158 形態的概念

#### 第五章：交織化關聯——社會連帶的問題 165 - 198

- 167 情意連帶
- 173 國家連帶和職業連帶
- 182 發展概念的發展
- 191 社會理想和社會科學

#### 第六章：社會發展之「必然性」的問題 199 - 224

- 212 社會發展的理論

延伸閱讀 225 - 230

索引 231 - 240

附錄：愛里亞斯的生平與著作 / 孫中興